



寰球

周刊

反腐

博览

新知

旧闻

军事

侃兵秘闻逸事

任由你我骂评

都在寰球中

# 一个专家型领导干部的自毁之路

## 宁夏回族自治区审计厅原厅长尹全洲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

“我之前去拜访过‘高人’，他说我命里会有一‘劫’，不过他会帮我化解，我也做好了准备。”被宣布留置后，尹全洲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，依然不信组织信鬼神。

也正是这个信仰迷失、自欺欺人的领导干部，在审查调查后期，动辄跪地捶胸、痛哭流涕、悔不当初：“这里本不应该是我来的地方，因为我的贪腐和堕落，这里又成了我最该来的地方。”

重新学习党章党规、自我反思后的尹全洲终于意识到之前的行为是多么荒诞可笑，他口中的高人并不能救他，反令他在违纪的泥沼中越陷越深。“我愧对组织的培养，这一桩桩违纪违法的事实让我心发颤、身发抖，感觉自己就是一只毁国毁家的蝼蚁。”

尹全洲一路走来，有着光鲜亮丽的经历，28岁被提拔为副处级，此后，分别于33岁、35岁、40岁被提拔为正处级、副厅级和正厅级。然而，作为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“专家型领导干部”，尹全洲却在灯红酒绿、诱惑考验面前，丧失理想信念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，辜负组织培养，直至53岁辞去公职，54岁身陷囹圄，沦落为性质严重、影响恶劣的反面典型，教训沉重，引人警醒。

### 德不配位 从专家型人才到争权争名的“操盘手”

“我从小失去父母，很早就体会到生活的艰辛。因此我更加勤奋，立志靠读书改变命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我有幸成为大学生。”对读书的执著、对知识的渴望，让尹全洲本不顺利的人生路逐渐开阔起来。此后，靠着勤奋钻研的劲头，他一步步成长为经济学博士、博士后，在专业领域取得一定成就，成为领导和同事口中的专家型人才。

1995年，29岁的尹全洲被中国银行总行评为“突出贡献一等奖”，当时全国获此奖项的仅有十人。34岁，入选国家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和自治区“313”人才库，而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。38岁，便已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文章103篇。2005年，

尹全洲被提拔为自治区金融办主任，为化解金融风险，解决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问题做了一定工作。办案人员告诉记者，“在当时，尹全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专家型人才，周围的领导和同事都很看好他，组织也给了他很大的平台。”

然而，随着地位的提升和权力愈来愈大，尹全洲德不配位的特点愈发明显，他自负地认为自治区金融办离开他无法运转，逐渐目空一切，变得独断专行。

在尹全洲的把控和操纵下，自治区金融办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纸批文“价值千金”，“不给尹全洲送钱就办不了小贷公司”成为当地坊间热传的小道消息。接受讯问时，尹全洲也坦言自己是宁夏小额贷款公司制度的破坏者、践踏者，对当地的

发展造成严重不良影响。

除了争权，尹全洲还费尽心思跑关系、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。担任单位“一把手”期间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管理职责，一半以上的时间住在北京，跑关系、结人脉。贪慕虚荣的他借推动工作的理由想办法、找机会要批示，并将上级对自治区金融工作的数个批示整理成两册影印本，适时展示给别人看。

2013年，尹全洲调任自治区审计厅党组书记、厅长。为标榜自己，他专门发表文章大谈廉洁，自诩为公共资金的忠诚卫士、人民利益的捍卫者。然而，他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私下大搞腐败，不放过任何拿好处的机会，发表文章后不久就在自家小区附近一次性收受100万元现金贿赂。



尹全洲

尹全洲，1966年11月出生，1988年7月参加工作，199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国银行宁夏分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（副处级），中国银行宁夏分行监察室正处级监察员，宁夏社科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，自治区金融办主任，自治区审计厅党组书记、厅长，中国华星置地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。2019年9月，辞去公职。

2020年4月26日，尹全洲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，并被采取留置措施。

2020年10月，经自治区纪委监委研究决定，给予尹全洲开除党籍处分；鉴于尹全洲已经辞去公职，不再给予政务处分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

2020年11月，银川市检察院以尹全洲涉嫌受贿罪、挪用公款罪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

2021年1月25日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尹全洲犯受贿罪、挪用公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六十万元，同时追缴其违法所得。尹全洲提起上诉。

2021年7月15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### 利令智昏 一心想着以组织的权、结自己的缘、图更好的位、谋更大的利

在权力和金钱的驱使下，尹全洲利令智昏、肆无忌惮，一心想着以组织的权、结自己的缘、图更好的位、谋更大的利。一方面，尹全洲尽力打造自己的“专家型领导干部”形象，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“贴金”“撑门面”；另一方面，则处心积虑利用手中的权力架桥铺路，把主导政策制定、监管服务的职责当成攫取不正当利益的平台。

用权任性，以权结缘。为了攀上更大领导，尹全洲苦心经营，只要看上去了点人脉的人找他办事，他基本都会给办，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与“贵人”结缘，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，以更快获得晋升机会。然而，交友无原则无底线的尹全洲有时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以势交者，势倾则绝。辞去公职后，原本围

绕在尹全洲身边的热情朋友不见了，电话也不接了，他这才醒悟，离开了组织，自己什么都不是。

私欲膨胀，以权谋利。2011年，尹全洲想购买老板郑某公司开发的两套房子，但还差80万元。此时，他恰巧了解到郑某要办理小贷公司，就给郑某打电话让其帮助付款。“在这件事上，郑某投之以桃，而我是借助公权力和影响力报之以李。我没有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，把权钱交易日常化，也为自己的埋下‘炸弹’。”尹全洲说。经查，尹全洲在任职期间，共计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551万元（其中，收受礼金16.5万元；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，涉嫌受贿534.5万元）。

“借鸡生蛋”，“鸡飞蛋打”。贪心不足的尹全洲先后挪用公款1300

万元作为个人投资本钱，主导亲属开设公司，玩起了“借鸡生蛋”的资本运作。为了更快“生钱”，他以其侄女和其妻弟的小额贷款公司为平台，向银行贷款、向商人借款数千万元，并加息将这些钱转借给其社会上认识的“兄弟”——职业放贷人金某。然而，当“雪球越滚越大”时，金某却突然“人间蒸发”了。尹全洲心有不甘，又把目光投向山东某地的旅游地产开发项目，他自信该项目能赚大钱，便继续向他人借款、介绍老板为该项目拉投资，还将“以借为名”向他人索要的200万元投了进去，却未曾想该项目经营者在掏空项目资金后逃之夭夭。尹全洲幻想通过“借鸡生蛋”发大财的美梦，最终因“鸡飞蛋打”而荒唐收场。

### 信仰迷失 热衷于结交“大师”为自己“指点迷津”

尹全洲原名“尹玉斌”，由于其痴迷于封建迷信“五行缺水”的说法，早年就将名字改为“尹全洲”。入党时，为了字体美观，他安排下属代写入党志愿书，将入党看作谋求政治进步的“砝码”。

“尹全洲无视纪律，是游离于党组织外的‘特殊党员’。”办案人员告诉记者，尹全洲很少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，也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。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，他对党章知之甚少，入党誓词忘得一干二净。

在担任自治区金融办主任、自

治区审计厅厅长期间，尹全洲更是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立场。他热衷于搞迷信活动，结交形形色色的“大师”为自己“指点迷津”。

刚到留置场所，尹全洲气焰嚣张、丑态百出。他认为自己有“高人庇佑”，只要扛过去就没事。不仅不遵守留置场所纪律规定，还对抗谈话人员、刁难驻点工作人员，对组织毫无敬畏之心。

在办案人员的耐心引导和思想感化下，尹全洲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在忏悔书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我鬼迷心窍，曾采取不正确的方式企图逃脱

自己的罪责。衷心感谢组织，感谢专案组人员、看护工作人员，他们对我的理解、包容和悉心照料，也将是我终生难忘的，我深表愧疚与感谢。”

从一名专家型领导干部到身陷囹圄的囚犯，尹全洲在权力金钱面前，迷失了方向，做错选择，一步步滑向腐败深渊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其理想信念“先天不足”，加上后天放弃思想改造和党性历练，在物欲的浸染下，腐化变质、自甘堕落。之后的十余年，他更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应有的沉痛代价。路是自己走的，而尹全洲走的是一条自毁之路。